

## 可貴的視角

◎ 王則柯

Gregory C. Chow,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2).

十八年前，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鄒至莊教授的《中國經濟》（*The Chinese Economy*），以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分析計劃經濟的中國，讓人耳目一新。不久前，鄒教授專論中國經濟的第二本著作《中國經濟轉型》（*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由Blackwell出版社出版，其中譯版也即將面世，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在一個全景式的引言之後，全書分五大部分，凡二十二章。第一部分是歷史背景和總論，第二部分是宏觀經濟分析，第三部分是經濟發展論題，第四部分是具體部門分析，第五部分是經濟體制研究。

### 一 人口問題

筆者最感興趣的，是關於人口政策和關於經濟學教育的兩章。在題為「直到1990年代中期的經濟改革」的第三章，鄒教授把較大的人口數量和較高的人力資本列為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所謂較高的人力資本，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中國比較徹底地實行計劃經濟只有二十多年，所以農民還記得如何運作私人農業，這和蘇聯曾經在長達大半個世紀的歷史時期裡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很不相同。記得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1992年訪問中山大學的時候，也有類似的觀點。至於比較積極地評價人口數量大的經濟作用，就筆者有限的閱歷所及，真是前所未聞。的確，一些朋友基於中國人口是美國五倍的事實，曾經慨歎如果中國人口也像美國那麼少，那麼每個人擁有的空間和資源就會增加五倍，工作條件和生活環境也會像美國那麼好。這些歎息者只知道人會消費，忘記了人也工作，更不了解消費對經濟發展的貢獻。

在這樣的鋪墊之下，標題「人口」的第十一章，以計量經濟的方法得出「是經濟力量而不是政府政策更能顯著地降低出生率」的結論。這是很有啟發性的觀察。鄒教授強調用數據說話。中國的出生率在1957—80年期間的下降和在1987年以後的連續下降，都是鄒上述結論的重要支持。我們相信，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出生率在未來一定還會持續下降，而且這種進一步的演進，的確不能再歸結於政策的因素。但是我們還是難以設想，如果沒有過去二十年比較嚴厲的人口政策，今天中國的人口問題會是甚麼樣子。長遠而言，是經濟力量而不是政府政策更能顯著地降低出生率，不過在一個非常的歷史時段，比較嚴厲的人口政策，還是很有必要。

鄒教授指出，嚴厲的人口政策侵犯了中國人民的自由，損害了中國人民的尊嚴。這一尖銳評論，很值得我們深思。包括人口問題和憲政問題在內，人們常說我們「別無選擇」，理由是中國的國情嚴峻。現在看來，是不是真的「別無選擇」，也許需要重新思考。

## 二 經濟學教育現代化

關於中國經濟學教育現代化的論述，是鄒教授新著的一個亮點。

鄒教授在談到現代經濟學教育在中國的迅速進步時說，「主要的動力是負責經濟學教育和研究的官員採納現代經濟學的願望和決心」，「只要給予機會，中國的學者和學生會如飢似渴地學習現代經濟學」（頁358）。這裡，筆者引了鄒教授的兩句話。對於第二句，我們絕對感同身受；對於第一句，我們的感覺卻有點兒不同。長期在底層致力於經濟學教育的現代化，除了2001年有點突然地（並不專門為經濟學教育）鼓勵使用國外原版的先進教材以外，我們真是很難想起有甚麼自上至下直達底層的推動，有利於中國的經濟學教育與國際接軌。反而，我們長期面臨的，是如何應付有沒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檢查，如何應付「接軌課程」在分量上超過「堅持課程」的批評。雖然鄧小平曾題詞「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從而接軌的努力還能夠慘澹經營，但是負責經濟學教育和研究的官員的上述願望和決心，在從上而下到達基層的時候，竟然完全變了樣，這給人們研究中央集權的教育制度的運作，提供了很有價值的例子。中央集權的一個特性，是無論怎麼做都給你規定得十分周詳。無論你和最上層的（也許非常開明的）官員認可的做法有所不同，還是你和直接負責你的教學和研究的下層官員的意見有所偏離，日子都不會好過。這種制度的後果，現在還可以看到。當前，博士學位授權點和所謂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是一項壓倒一切的指標。恰恰在這些關節上，經濟學教育現代化做得不那麼出色的學校，反而要甚麼有甚麼，而獲得鄒教授好評的學校，不少都被擠到邊緣。

## 三 視角不同最可貴

作為一名經濟學教師，筆者的感受是，出版繁榮對於中國經濟學教育現代化的貢獻，不在負責官員的良好願望和行政決心之下。

出版繁榮，是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一種很有意思的現象。一方面，從上而下的控制真是很嚴，關心可謂過度。甚麼不可以說，甚麼不可以評論，甚至甚麼不要報導，甚麼必須迴避，頻繁細緻得讓人感歎負責的官員怎麼能不累。但是另一方面，繁榮畢竟還是繁榮，哪怕是看起來只有手指縫那麼大的天地，以國人的智慧，也能抓住它，成就新的增長點，做出有聲有色推動社會進步的貢獻。

學術出版繁榮對於經濟學教育現代化的貢獻，尤其值得書寫。作為這個繁榮的重要部分，世界主流經濟學的各種著作，得以大量引進出版，這就為學校師生提供了選擇。國家教委有關部門審定的作為改革開放標誌的財經類專業核心課程教學大綱，論定「微觀經濟學的中心思想」和「宏觀經濟學的核心內容」都「已經被證實是錯誤的」。但是只要能夠看到現代經濟學的這些著作，已經珍惜個人思考能力的學子，仍然會作出判斷，並不理會教學大綱的苦心告誡。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實事求是」的標準，所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課程，因為在很多關鍵部位不科學，常常不能自圓其說，所以根本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理應實事求是的東西。俗語說，是驢子是馬，拉出來遛遛。「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課程，常常不敢面對學生的質疑。相反，現代經濟學的道理，貼合人們每天的生活經驗，貼合國家經濟體制改

革和經濟起飛的進程，對渴望真知的學子，具有巨大的親和力。現代經濟學的科學性，是這種親和力的基石。十多年來，追求真知和科學的教師和學生，就是憑著這樣的底氣，與上頭下來的種種導向、誘惑和規範抗爭。

記得1999年在北京某次國際學術會議以後，錢穎一教授在一個小範圍的會晤中談到他的一則觀察，大意是：十多年來，中國財經部門官員的現代經濟學素養已經提高了許多，特別是金融部門的官員；但是大學的情況，卻很難令人滿意。我同意這個觀察。究其原因，除了由於大學裡經濟學學得比較好的就流動到財經特別是金融部門以外，更加重要的因素是，大學的經濟學教育和研究的大環境，還在上述也許好心的中央集權控制之下。

鄒至莊教授作為當事人，他關於「負責經濟學教育和研究的官員採納現代經濟學的願望和決心」的敘述是真實的；我們在下面為了推進經濟學教育現代化，需要與上頭下來的種種導向、誘惑和規範抗爭，也是事實。按照過去僵化的思維，這二者之間應該有個孰是孰非的問題。好在現在人們已經不那麼弱智了。不同的視角，得到不同的觀察，這就是差異的來由。為甚麼開明的官員在上面負責經濟學教育和研究，下面推進經濟學教育現代化的努力還是困難重重？問題應該出自中央集權的教育體制。正如鄒教授一再強調的（例如頁381），制度慣性和官僚主義行為是中國國有和非國有部門有效運作的障礙。我體會，它曾經也是經濟學教育現代化的障礙。

說到這裡，有必要指出，上面討論的是直到1999和2000年的情況。最近兩三年，中國經濟學教育現代化則是往好的方面有了很大的變化。這種積極變化是多種因素多種力量作用的結果。畢竟，世界潮流浩浩蕩蕩。目前的情況，正如鄒教授所準確指出那樣，一些大學在經濟學教育現代化方面之所以走得比較慢，主要困難在於資源不足和難以找到合格的教師。

#### 四 對現實和對理論的把握

閱讀《中國經濟轉型》，除了全書鮮明的樂觀基調以外，另一個深刻的感受，是作者對現實和理論的準確把握。例如，在談到中國經濟學教育的巨大進步時，鄒教授一方面告訴世界，中國的大學教育已經引入許多現代經濟學課程，另一方面也提醒外界，相同名稱的課程內容可能相差很遠。情況確實是這樣。大學裡名為「信息經濟學」的課程卻主要講授系統哲學，或者講授信息技術信息經濟，甚至講授圖書編目信息管理，就是現成的例子。鄒教授經常能夠從比較積極的角度看待事物，他首先指出這也許未必不好，因為它標誌教學的一種自由，接著指出這主要反映教師欠缺把握課程內容的能力。這些都是準確的分析。筆者希望補充一點，那就是在目前的大環境下，一些人不忌濫用時髦的課程名稱。

還有一點，就是在鄒教授筆下，主流經濟學「新古典」方法的深刻分析和推導，可以只用人們的日常語言展開。這是十分難得的。典型的例子是勞動供給分析（頁197—99），大家在微觀經濟學課堂上利用方程或者曲線演示了不知多少次，但是恐怕沒有多少人可以像鄒教授那樣，只用日常語言就能準確地介紹給非經濟學專業的讀者。該書的一些章節，其理論和方法依託是經濟計量學，然而，讀者並沒有看到多少公式和方程。鄒教授行文的功力，使這本專著具有很好的可讀性。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